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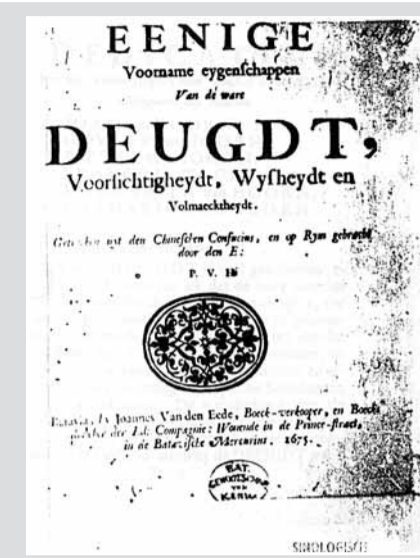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空間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曾麗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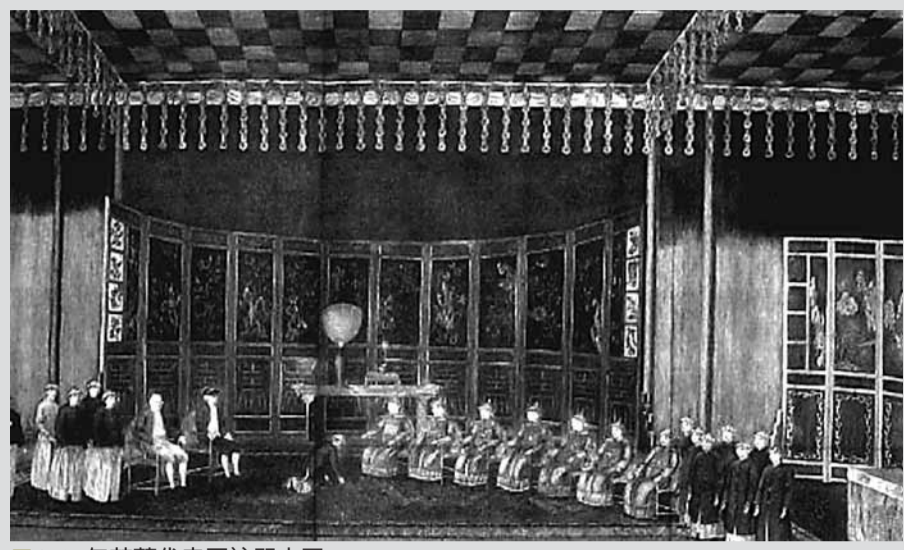
十六到十九世紀荷蘭人眼中的中國

今年七月，筆者於浸會大學所舉行的《第四屆海峽兩岸四地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研討會》上，發表了一篇有關荷蘭翻譯語研究的論文。主要内容是看荷蘭人在十六到十九世紀如何翻譯中國文化、對相關翻譯有甚麼要求及其譯者是否有資格等議題作重點討論。

在這裡分享那篇論文中某些有趣的觀點。幾百年前，荷蘭人若想了解中國文化，主要途徑是閱讀相關遊記及中國文學，其中有些是由外語（包括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拉丁文）譯成荷文。那時候的荷蘭還沒建立起漢學院，也沒有甚麼到東方傳教的歷史，只有海外貿易和殖民地的歷史。



《論語》荷譯摘錄的書名頁



1795年荷蘭代表團訪問中國

比歐洲任何作家都更好更清楚。」范·霍恩更把荷譯本奉獻給他妻子和子女，書中提到：「親愛的太太和孩子，這本書是我從中國帶來的一份美好禮物，書中句句金石良言，若你能有所領會，它比中國其他寶物來得更有價值和珍貴，也會終身受用。」

基於法國漢學家高迪愛 (Henri Cordier) (1849-1925年) 編著的《西人漢學書目》統計，二十世紀以前，在荷蘭有關中國的書最多是在十七世紀出版。除了印刷業發展的原因外，主要是荷蘭人在東方貿易及發展越來越頻繁，並佔領不少殖民地。

我像被迎面打了一拳，只覺得周遭空氣稀薄，呼吸困難。是她嗎？多年來我的手機號碼從來沒換。是否剛才她也看到了迎面而來的我？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花時間讓它在身體沉澱，再慢慢呼出，回到之前的手機頁面。

我完全記不起她的名字。

是他們同胞所缺乏的。不過只以廣東為界線，因為那裡的人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更有學問、才智及有文化。相反，本來以為在北京可能會遇到比別處更有禮貌的中國人，卻發現他們的行為像韃靼人般野蠻。」

在1844年出版的《大明正德皇帝遊江南傳》荷譯本，是由英語譯成荷文。出版後有位荷蘭評論家寫了書評，他介紹這本書時引用譯者的話：「在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還在初期階段，遠遠落後於歐洲。」

雖然以上的資料和引文只是歷史的一小部份。不過從這些介紹中國的資料當中，還是可以隱約了解當時中國人在荷蘭人眼中是如何的。到後來在1875年荷蘭終於建立了漢學院。從那時起，荷蘭學生開始有系統的學習漢語，也有機會到中國學習方言和吸收中國事物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熱點詞評

陳科科

爵士

某個周末晚到了中環的荷里活道舊警察宿舍對面。這一地段是常有旅客淘寶的古董街，又是孫中山先生紀念足跡徑的小部份。我要去的並非此兩處。走下石階，在一面塗鴉的牆旁轉彎，經過意大利餐廳、時尚傢俱店，來到一個暗角，溫暖光正滲漏。

有名專欄作家說這裡很波希米亞，算罷啦。為甚麼總要假借別人來調飾。像Visage One這樣的小店在港不多，宣傳都靠口耳相傳。讓理髮生意補貼音樂會，又由音樂會帶來客源，Ben說，他不懂樂器，但愛音樂，尤其爵士。

在香港能聽爵士樂的店，數量來來去去都是維持在個位。另一家龍頭的聖利街的Fresco，跟Visage One有異的是，不那麼實驗，不那麼Casual，站台的都可能是些有名氣的樂手，如Eugene Pao、Ted Lo等已經聞名國際的店小，算是湊合出一個小舞台。

為超脫一般流行曲的品味指標。爵士吧處處，Fresco的音響設備等在當地殊不入流，一切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，都不會成為問題，爵士樂手都湧上去演出。

香港被搶走的，又何止是迪士尼的生意？



文藝天地

浮城誌

文：周榕榕

再見

星期六的下午，從旺角車站走出來的時候，我用力眯起了眼，用手上的漫畫書略略擋住了刺眼的陽光。

我經過天橋，下扶手电梯，往通菜街方向走。紅綠燈的盲人指示裝置發出「噠、噠、噠」的聲響攔住了馬路兩邊的行人，我望向對面，密密麻麻着過馬路的人群守候着欄杆的缺口，幾乎堵住了整個行人道。

自從半年前接下深宵直播節目的工作，我已經很久沒在白天活動，印象裡的旺角街道是天亮前紫藍色的天空，或者深夜無眠的霓虹燈，也是時候沾沾人氣了！

我當然記得她的笑容，甚至回想起曾經我們也愛星期六日在旺角這幾條街上遊蕩，不買、也買不起甚麼，只是逛逛。

開會，社長在台階上口水橫飛，我們在底下啾啾地打蚊子。她從眼前經過，也是穿一襲短裙，露出美好的長腿。不知是哪個浪蕩子，吁地吹了一聲極響的口哨，引得大家轟然大笑。

我抬頭，看見那襲暗紅短裙在人潮中那麼顯眼地搖擺擺擺，風吹來，她鬆開男生的臂膀，撩起被吹亂的髮絲，將它們收攏在耳後。

我完全記不起她的名字。

(作者簡介：芸芸80後之一，著有《死在路上也不錯》)

直追全球二十一世紀！  
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一

短載

文：伍淑賢

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(十二)

聽同學說，生面修女姓Dubois，樣子黑黑的，祖上是印尼人，去了荷蘭，她小時跟父母住過幾年馬賽，姓都改了，後來回去印尼，因為音樂和唱歌了得，有機會去英國讀音樂，還進了教會侍奉。

Dubois這字不好讀，聽說同學有個D，就叫她杜修女。聽說她有權，聽說她很兇。我在工廠上班後幾個月，校務處打電話去我家，弟弟接的，說九月份的學費給我退回來了，要親自取去。

這時我從校務處領回四十六塊學費，口袋有錢，和收據副本。為了回來，我穿了薄絨連身裙，乾淨黑皮鞋，光鮮一點，保險一點。

以前也有合唱團，我也唱過一回，後來我高音不到，給發現了，趕了出來。當時其實合唱團已唱得很好，像去年聖誕，我還記得，假期前有個全全校大彌撒，神父在禮堂對着幾百學生講完道。

今天練歌，是為了明年春天的比賽，自然是唱比賽規定的歌了。我打開後台木門，帳幔和裝置

沒大改變。掀開點布幕看，唱的人一級級背着我站，杜修女對着她們說話，沒人會看到我。

這個歌我沒聽過，是輕快的，節奏很強，來來去去聽到一個Marianne字，她們反覆唱了很多次，我慢慢聽懂了：瑪麗安，海邊最美的女子，人人都愛她，瑪麗安你嫁給我吧，可她媽媽反對，啊，海邊的瑪麗安，海邊的瑪麗安。

這是在求婚嗎，她說，求婚有求婚的樣子，要十分十分的熱切，十分十分的着緊，又要很多很多的溫柔，不然就嚇跑她了。

大家笑了，再試幾遍，果然好得多，雖然還沒吃中飯，但神氣都回來了。她們邊唱，杜修女一路高聲提督着，是legato，字與字要連連，語氣別斷了；Marianne是海邊大美人，你們的聲音，要評判聽到加勒比海銀色的浪，翻海岸上的細沙。

這樣反覆又練了幾遍，是愈來愈好。我本不想走的，這時有個我認識的同學剛好回頭，見到我，有點驚訝的樣子，然後跟我笑。

後台出去，有一條小樓梯，可以直下操場，不用回去校務處那邊，這樣可以避開一些認識的同學。

走到一樓，聽到合唱團換了個歌。這個我懂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，芬芳美麗滿枝桠，我要把你摘下，送給別人家。

回到鞋廠，換上工衣，繼續造一款新長靴的貨板。這個聖誕，上哪兒才聽得到，下跪俯伏，聆聽天使的呼喚。

紀念建黨九十周年  
九十年風風雨雨  
九十年鑄造馳騁  
寰宇矚目，縱橫新華千萬里。

百戰沙場  
推翻三座大山。  
改革開放  
建設中華  
強國富民  
振奮人心  
中華崛起。  
「九七」香港歸宗  
我兒女。  
凡此種種  
波瀾壯闊  
都從來不易。  
今朝山水紅旗頌  
直追全球二十一世紀！